

总之还是推荐大家去读读穆时英的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，是一个美妙的小短篇。

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像一把有用的剪刀。分开后我们重又变成两把利刃，插入世界的肉里，各在各的位置。

——阿米亥《爱与痛苦之歌》

太过火了，她坐在那心想，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以减缓一点自己的愤怒，下陷的姿态形成一个刚被取出来的、努力适应宫外世界的节育环。实在是太过火了，这一切都。尤其是漫长的排号，特别——特别漫长的排号，这不像是在医院了，倒是置身于她冗长乏味的童年本身。她盯着刚从诊室里走出来的中年女子，一张在蝴蝶斑、煤气账单和镭射音响中趋于消失的脸，她要怎么才能从这张脸上看出这两小时的排队等候是否值得？当她步调缓慢地从她面前走过，她从我身上闻到一阵香火的气味，是那种辉煌的佛像才会散发的气味，饱含铜臭的禅意。她借此推断出这位妇女比我富有得多——很可能这就是她的号排到她前面去的缘故！啊！万恶的资本！

诊室里有个声音喊了她的名字，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那名字像一个已绝交的故友，突然往前一步拍打她的肩。她脆弱的肩，可不是为了被这些来自外部、注定死去的字眼拍打的。但无论如何她站了起来，假意要给这两小时的童年一个交代，她确实听到体内传来一些短促的咯吱作响，这就是童年做出的了断：用一场窒息覆盖另一场窒息。她准备好长大了。

她走进诊室，随手在身后把门关上，把病历放到医生面前。消毒水的气味让她没法集中精力，她尽力想些别的好东西，比如枫糖浆，公用电话亭，巴氏杀菌牛奶，含大量乳木果的护手霜，或者歌剧《图兰朵》，她不算太喜欢这个故事，但意大利语版《今夜无人入睡》里有一句唱词听起来像在念她的名字。这是她喜欢这个歌剧的原因。她喜欢在始料未及的地方被提及，哪怕只是偶尔。

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？”

他发问了，她这才抬起头来看他。有浪漫的生薑味！笔直的，毫不拐弯的面部线条，一种既不妥协也不留情的生长方式，冷淡的双眼呈现出与眼角纹路同等的松弛，但部分地藏在他额前的头发之间，使得他的上半张脸像一盘棋局，僵持不下。他留了一部分胡子在上唇和下巴，鼻梁上还驾着一副雕花眼镜，这点柔弱的细节几乎让她心生怜悯。更让她怜悯的是他的疲态，尽管她看不出那是出自于天性的重担还是一整天的问诊。她猜他也许善于持久地负重奔跑，那会是她相当欣赏的秉性之一。

他又重复了一次问题，几乎带着狐疑，从小小的圆饼干似的眼镜框后面打量他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漫不经心，似乎这些字句并不是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的，而是从指甲里，袖子里，甚或来自头发丝里，总之是没有肉质重量的声音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咽了口唾沫，“可能是这里。”她用食指在自己锁骨下方几寸的位置轻轻揉搓。

“心脏不舒服？”他又挑眉瞪她一眼，埋头在病历上写起来。她这时才注意到他的手指，它们有一种工具器物的特性，似乎可以用来修建花草，或者将洗衣粉和酸奶储存在里面。

“对，我觉得它……特别松散。有时早上醒来，它散架得厉害，螺丝全都掉出来了，我喘不过气来。有时是傍晚，我觉得里面有别的东西，除我之外的东西，这让我坐立不安。太阳彻底落山之后会好些，它又像一朵朝生暮死的花那样一瓣一瓣合起来……”

他仍然坐在桌子对面盯着她，但并没有把她说的话记下来，她觉得自己在这些话语的吐露中变得稀薄，几乎趋于透明。她认为他是在透过她看诊室的门把手，那个黄铜门把手。她，或者黄铜门把手。到底是她还是黄铜门把手？

“……总之，很有可能是神经衰弱，但却是心脏在替代头脑做出反应。”

他放下笔，示意她到桌子这边来。

她有些惊惧，迟疑地站起身，向桌子另一边踱步，却见他转身拉开一边的帘子，露出里面一张小小的病床。她感到体内某个部位紧缩起来，类似于锁眼内部的扭动，有一些鲑鱼，她清楚地知道那些是鲑鱼，从锁眼里滑出来。她有点害怕了。她坐上病床，将双腿也挪上去，小心地躺下。现在他可以看到她的膝盖了，她暗想。她迷你的，苹果般的膝盖，还有乳房，两窝小兔子似的乳房，是两窝相互憎恨的小兔子，因为它们聚拢度不足。这是她文胸穿戴习惯并不优雅的缘故。他戴上听诊器，将金属的听筒放置在她的两窝小兔子之间，一股生锈的尖锐的冰冷猛然刺穿了她，她下意识地哼了一声。

他略有恍神的目光从她脸上扫过，很快又掉落在地。她尽力平缓地呼吸，试图习惯冰冷感在她的胸脯挪动。她以仰视的角度终于看清了他的双眼，他有两组纤长的睫毛，她觉得她会在梦里见到这些睫毛。他的上半张脸不再是一盘棋局了，是一拢棺木，等着她躺进去。她突然明

白了，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。她听到更多鲑鱼摆尾的细微声响。

“你的心脏很健康，”他开口说道，“没有很多杂音。”还是非常漫不经心，但有字音咬得较为拗口，她准确地抓住了话语中这一枚枚不光滑的圆，瑕疵百倍的珍珠，她最为喜爱。

他的口吻更像在描述一种果实，一种丰沛的，饱涨的，色泽激滟的果实，她不由得想到她的子宫是一件礼品，扎着柔润的丝带，在他的掌心搏动。尽管她几近透明，但她的子宫仍然鲜艳，聪慧，美丽，她的子宫代她的神经受过。她的心比她的头脑更好。她一定要他也明白这一点。

她突然抓住了他正放在听筒上的手，那手的骨节实际上比她能把握得要粗壮少许，她凡事求精，但此时也不需要再计较这些。她把他的手拿起来，如同将死的鸟衔起一块巨石，放在自己左边那窝兔子上，大约不算兔子了，比兔子还要细小一些，兴许该是一窝花栗鼠，或者猫爪中央的那团肉球。他的手在将临软物的上方迟疑了一下，她不得不用了些力气来表明自己的决心。他的手放上去，带着一丝鸿蒙初启的抖，但很快就被这些鲜嫩的小动物所打动，伸展着所有手指揉搓起来。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些声音，这次听起来不再像他说话时那样漫不经心，是有肉类质感的嗓音了，她得意地料想他的鲑鱼一定也在涌动。他以细密的眼神注视她，她感到她在逐渐复原，逐渐变得厚重，稳定，表现出三角形般动人的机敏。她直起身体吻他，他的嘴唇表面有些干硬的皮屑，她贪婪地舔舐着它们。有更多的生姜气味徐徐散溢而出，她意识到他打开了他的木匣。

他回吻她的方式起初还有些医者特有的谨慎，是种随白大褂一同被生产出的乳白色胶着，但很快另一片沙漠充满了他，她能感到他在她上方逐渐辽阔，几乎形成一幕巨大的阴影将她覆盖。他的手灵巧地解开她短裤前的纽扣，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进行类似的尝试，并把她整个人横抱起来，放在他的办公桌上。她双腿略微分开，警惕地看向他，想知道他接下去会往盐晶花园中投掷些什么，他将投掷的那些东西决定了他们之间能否形成尺度的恰应。金戒指，手术刀，橡胶手套，还是他的黄铜门把手？

她没有完全猜对。是他的手指。他的手指蕴含日用品的无限广袤成色，它们可以同时作为剪刀，电话，闹钟以及电视天线存在，整个的生活在她体内充进，她粘液质的体魄，未必能马上习惯这些不同寻常的细小猛兽。她发出一些被捋细了的呻吟，似乎生怕门外有人能立马捏住她这点纤弱的丝线。他的手指在她的内部很快熟悉了质地，渐渐变得灵巧而聪颖，但依然是猛兽，功能性的猛兽，生活的猛兽。她两手在自己身后撑着台面，扬起头以令喉咙（也可能是心脏）里的声响能够更顺滑地溢出。她能感到他把握住了一些东西，比方说，她与宇宙相连的那个点，他在这一领域简直带有禀赋，他能轻易地揉弄那个点，所有的小行星带都在他手指之间翻飞。他把行星串联在盐晶花园内。这一切使她眼花缭乱，并且不得不咬紧嘴唇以免自己发出被宇宙亵玩的尖叫。这身为软弱者的快乐让她一下子可以原谅许多，因为她现在位于它们之上了。

他一边维持手部的动作，一边在办公椅上缓缓坐下，解开皮带。他就这么注视着她，犹如观察溶解的胶囊，她知道他是在等她的细褶无尽地延展开去，瘫软成更多斑点。他以生活本身的体态来高度集中一种原本有限的浓度，这不被设限的上升几乎把她揉碎。她光溜的双腿曲折，形成两株因力的紧绷而不再秀美的花茎，垂悬半空，无法作答。她倏然明白，他能化清水为美酒，他确实可以。她不得不开口发出请求，呜咽而混沌的措辞，她已无暇顾及到底由谁占领这血染的山头。但他毫不留情，她甚至于生理性的泪水之间在他脸上瞥见一丝狡黠，他站起身来低头吻她，并加剧手中的频率。她的唇齿发出伤痛的哀嚎，陷阱已在食用她，这辨识过她天性的手竟再次伪善地为她掌灯，留出一段小于她极限的焦距。她像一只接近于日出时刻的死鸟那样颤抖，她突然发现自己有种痉挛之美。尽管她过去也曾有许多痛苦，但却似乎总缺乏与痛苦相匹配的材料，今天，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特别是关于她为什么是一只死鸟。当激情的剃刀与她过于贴近时，这锐面的相亲总仿佛是假的。

他逐渐地停下来了，将他的手指放入她口中，她尝试用舌头学习甜与腥，一次牙龈出血时的写作方法。同时他把她的身体调转过来，动作极轻缓，抚摸她腰部那块略微凹陷的晕染，而后迅疾地从身后没入她。这就是要与她的痛苦相匹配的材料，她确定了，因倘若没有材料，人就只能无病呻吟。他身上那些清新的生姜味被另一种味道刺破，显示着他来自一片生长着柠檬树的宜人土地。她是多么轻信啊。他腾挪的频率牵动出她地域口音中那些缺乏厚度的部分，她从他的喘息声中听出他在吸饮她的浓情，吸饮她故乡底部的地下河，当然，还有那些鲑鱼，与她自认为的一样浓淡相宜。

他的面孔从后面埋在她右侧的颈窝里，以便能更清晰地探听她的呻吟，她能感到他的鼻梁也在撞击着她的锁骨。这一类交合或是为了让断裂更早到来。他有些含混地喊她的名字，那位已死的故友为她承担灯昏欲蕊的时刻，他的发音像在咀嚼一种干涩的农作物，她伸出一只手勾住他的脖子，她只是想穿过这片织物，仅此而已。她不知道他从她水色的声响中听出了什么，有没有意识到她对痣的渴望，又能否攫取那园中绮美的黑暗，不属于现世的黑暗，鼓胀成少许红肿的颗粒。她是为了被精准地填补才来到此处，他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但这些也不再重要了，他只需要忠实于当下这块容器，局部本身也已够他受用终生。他的鲑鱼平缓地浮出水面，同样轻信了春末的涌泉，他借此丈量她的分寸之地，如季节热爱果实一般被打动。她的堤岸忽明忽暗，延展开阔至存在被扭曲的可能，他拥紧这涉水狂奔的步调，下定决心不再迟疑。

给我投币然后许个愿吧

